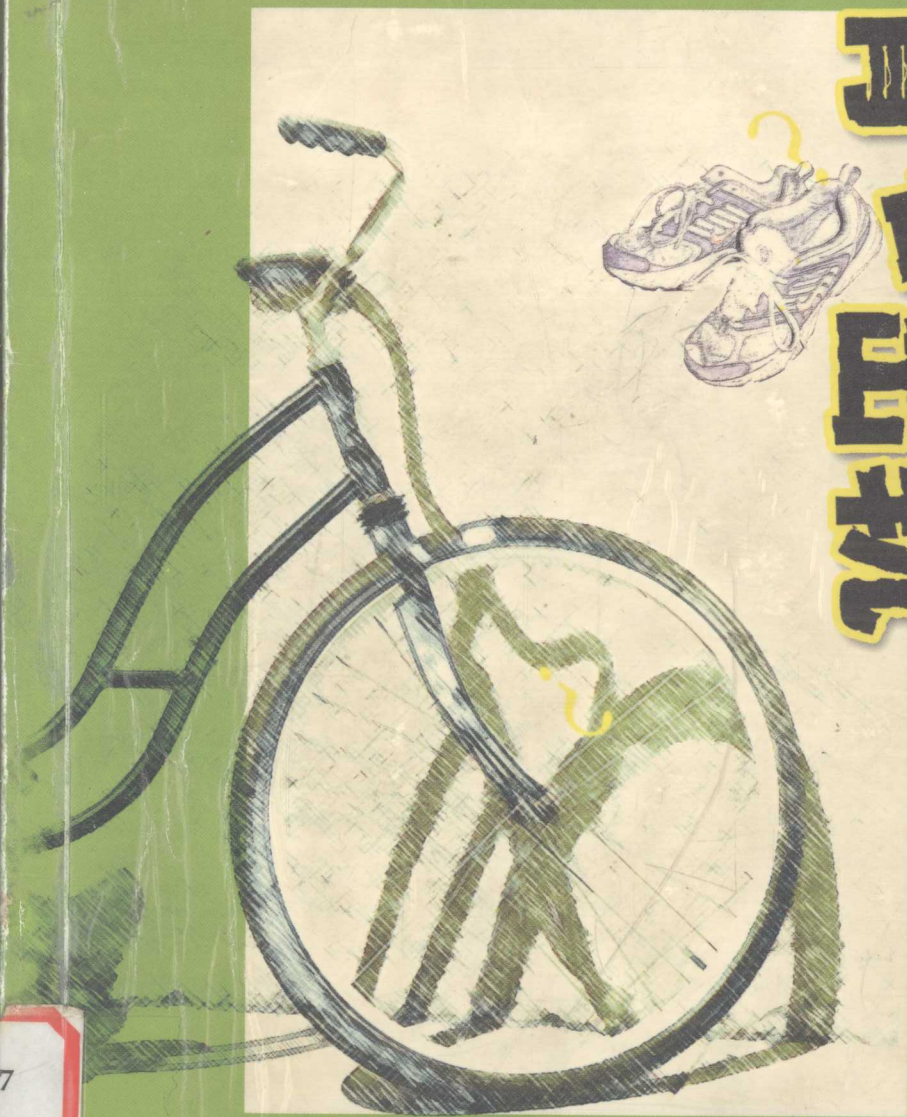


继《我的人渣生活》《别说我神经》之后，天涯社区“舞文弄墨”版主、网络怪才章无计转变风格，冷静思考偏离轨道的友情、爱情……

青春出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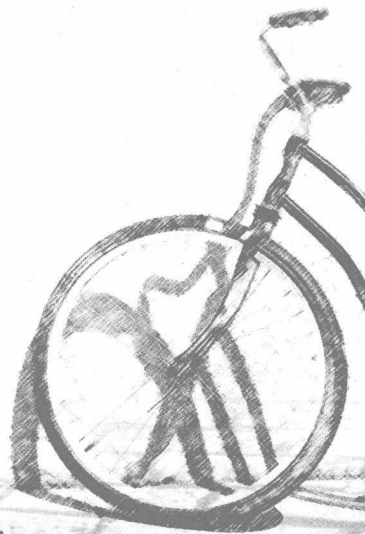


章无计 著

南海出版公司

章无计 著

青春出轨

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6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青春出轨/章无计著.-海口:南海出版公司,
2006.1

ISBN 7-5442-3290-5

I.青… II.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137595号

QINGCHUN CHUGUI
青春出轨

作者 章无计
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
装帧设计  gongzou31@126.com
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(0898)66568511
社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:570206
电子信箱 nhcbgs@0898.net
经销 新华书店
印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
开本 880×1230毫米 1/32
印张 6.125
字数 140千
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7-5442-3290-5
定价 16.00元

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第一章

他躲在阴暗潮湿的房间里，写最后一些文字。或许，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点东西了，所以，他写字写得很吃力，整个人趴在桌子上，像一只佝偻着身体的大虾米。

走廊正中的那扇窗户，被他糊上了报纸，水泥地板上洒满了水，光线很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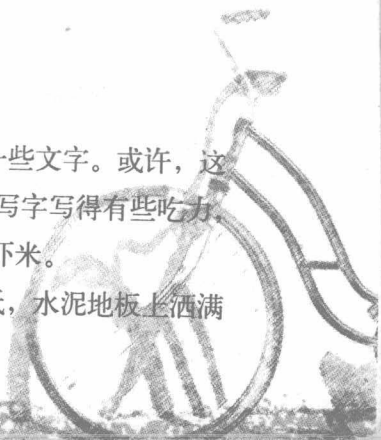
他感觉累的时候，就直起腰，使劲地向后倒过去，再猛地弹回来。那天下楼的时候不小心闪了腰，以致现在连写字都很吃力。

他写了一些文字后又站起来，活动一下腰部，他看到自己的这些文字，有些莫名的悲哀，他跟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，就是自己的故事了。

讲述他的故事，就从这些文字开始吧！

江明躲在阴暗、潮湿的房间里，写最后一些文字。或许，这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一点东西，所以，江明写字写得有些吃力，整个人趴在桌子上，像一只佝偻着身体的大虾米。

走廊正中的那扇窗户，被江明糊上了报纸，水泥地板上洒满



了水，房间里的光线很暗。

江明感觉累的时候，就直起腰，使劲地向后倒过去，再猛地弹回来。那天下楼的时候不小心闪了腰，以致现在连写字都很吃力。

江明写了一些文字后又站起来，活动一下腰部，他看到自己的这些文字，有些莫名的悲哀，他跟这个世界最后的联系，就是自己的故事了。

江明感觉有些渴，便伸手触了触杯子，杯子里空空如也，半滴水也没有。“热得快”还差两分钟就烧好水，可他好像等不急了，接了半杯自来水就一饮而尽。

他还感觉有些饿，可中午做的“板鸭”连皮都被剥光了，剩下的一点骨头，也被嚼得稀巴烂。

江明忍不住打了个冷颤，一阵极度的孤独感和恐惧感向全身袭来，他甚至不敢下楼，害怕那一闪而过的“呜呜”的警笛声，也害怕楼下自己养大的狼狗的吠叫声。甚至，走廊传来的脚步声，也会令他坐立不安。

他把自己锁在这间屋子里，已经有三天了。

三天里，江明唯一的一次出门，是去买一些方便面，然后，下楼的时候，楼梯太陡，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腰闪了，就再也没能走下楼去。

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整日整夜地写文字，写自己的故事，再过不长的时间，他就可以结尾了。

江明始终觉得小说的结尾比开头容易，只是这个结尾肯定是个悲剧。

悲剧就悲剧吧，谁能说，江明的一生不是从悲剧开始的呢？

江明家只有三个人：母亲、姐姐和他自己。父亲在江明刚出生的时候就去世了，姐姐在一家企业里做统计，母亲无业，江明学医，将要实习。

江明长得不错，个儿一米八还多，白白净净的，视力不怎么好，眼镜有四百度。

江明发育得比其他男孩晚一些，到了高中才遗精，别的男孩都知道怎么做爱了，他还被第一次遗精吓了一跳。家里没有人告诉他这些事，这方面的书，他也没有接触过，他在内心完全封闭的状态下过完了自己的青春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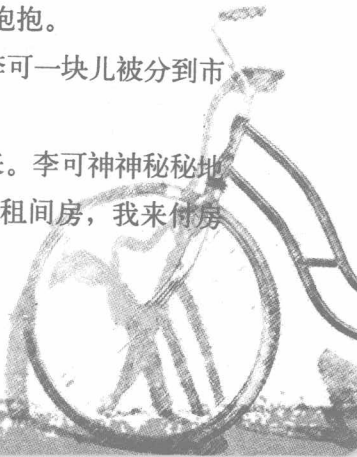
上大学的最后一年，是比较闲暇的，大都在等待实习医院的分配。

李可比江明大两岁，看起来也比他壮实许多。李可人其实蛮仗义的，对待江明也跟亲兄弟一样。在李可面前，江明像个小弟般，有些孱弱，还有些“小鸟依人”的感觉。

江明是个寡言的人，常有同学拿他耍笑，他若不理睬，便会遭来一顿打，李可没有少为他出头。虽然，江明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，但隐隐约约、朦朦胧胧中，他觉得父亲无非像李可一般，可以保护自己，使自己不受别人的欺负，自己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受李可的帮助。可是，渐渐地，江明又发现，父亲不会像李可那样朝三暮四地换女人，可以和任何一个自己喜欢或不喜欢的男人打情骂俏，甚至在江明面前和女人搂搂抱抱。

六月份，学校下达了实习任务，江明和李可一块儿被分到市一院。

江明躲在图书馆里看书，被李可揪了出来。李可神秘地对江明小声说道：“明天要实习了，我们一起租间房，我来付房费。”



江明一脸不解：“住宿舍不是挺好吗？”

“太不方便了，宿舍离医院太远。房子我都看好了，一个月只要八十块。”

江明捧着书，不置可否。

李可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就搬家。”

江明知道这些事自己是不能拿主意的，在李可面前，他只有听命的份，他不想也不愿与李可的意见相左，他觉得李可每一个决定都是有道理的，都会为他着想的。

江明看书看得眼睛生疼，就摘下眼镜，趴在图书馆走廊的扶杆上，即便摘下眼镜，他还是一看背影就能知道楼底下搂着一个长发披肩女孩的人是李可。

江明揉了揉眼睛，戴上眼镜，重又回到图书馆。

第二天，和江明、李可一起过来搬东西的还有昨天江明见过背影的那个长发女孩。

江明听到李可喊那女孩“小雯”，然后，小雯就兔子似的跑到江明和李可面前，笑嘻嘻地伸出手，对着江明说：“你好。”

江明没有反应，怔怔地立在那儿。李可猛地拍了他的后脑勺一下，瞪眼道：“还不认识一下，傻啦？”

江明讪讪地说“你好”，便拿起东西跟着李可往新家奔。

其实，江明对小雯早有耳闻，她是医大的校花，学生会的文艺部长，可是对她，江明老觉得不顺眼，像自己白皙的手背上长了一道疤痕。

江明慌慌张张地走着，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差点一头栽下去。

新家在一幢二层楼房里，其中二楼楼梯拐角的一间是属于江明和李可的。

房间不是很大，但是可以摆得下一张双人床和简易的厨房用具等。两扇窗户中的一扇没有窗帘，采光很好，可是曝光也比较明显。

按理，给窗户糊上报纸的活儿应该由江明来做，可这次，李可进屋什么都还没做，就先动手把窗户给糊上了。

李可糊了一半，便停下来了，也许他觉得糊上一半就足够了，床是用来睡觉的，所以靠床的窗户只要遮盖一半即可。

夏天最热的时候是从六月份开始的。

李可只是给窗户糊了些报纸，就已经大汗淋漓，他脱掉衬衫，赤着上身，肌肉很明显地呈现在江明的眼前。

自己的父亲也有这么坚实的胸膛吗？

江明想着想着就感觉到眼睛辣辣的，便取下眼镜，用手帕揩了揩，感觉眼睛更辣了。

晚饭是江明做的，可是他没什么胃口，只扒了几口饭，便去学校图书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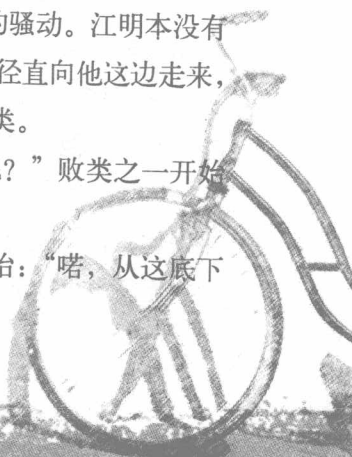
可能因为今天是周末的缘故，图书馆里的人特别多，但也安静得很。江明找了本《现代文学》，拣了一个角落里的座位坐下。

江明是学医的，但他对文学的热爱丝毫不亚于医学，一个是治人的身体，一个是治人的思想，两者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他精神与现实的同步满足。

正看得入迷时，图书馆里涌起一阵小小的骚动。江明本没有心思看热闹的，可是，引起骚动的那几个人正径直向他这边走来，江明抬起头，原来是经常拿他开涮的几个败类。

“哟，小明哥，一个人呐，你的李大哥呢？”败类之一开始挑衅。

江明背起包就要走，败类之一把大胯一抬：“喏，从这底下





钻过去！”

江明转身，准备绕过去。败类之一猛地跃至江明跟前，捏了一把江明的脸，鄙夷地说：“小白脸就是小白脸，你老大不在你就跟瘪三一样，叫你闪躲在那小子背后装英雄，今天，我倒要看看谁来帮你！”败类们说着就开始对江明推推搡搡，极尽嘲讽之能。

江明被推来搡去，颇不自在却又无力反抗，在他的字典里，没有“反抗”二字，有时，冷漠在他看来比毫无意义的还击要高尚得多。

败类们将江明当猴子似的折腾了一会儿，看他没有抵抗的念头便停住了手，或许，他们也觉得他不反抗就失去了耍弄他的意义。

江明逃似的离开图书馆，经过大家的目光以及一排课桌时，一不小心碰到桌角，膝盖隐隐作痛。

夺门而逃。

跑回自己的房子，江明推门，毫无反应，他掏出钥匙开门，这该死的李可又不知跑哪儿去了。房间里很整齐，凭江明对李可的了解，知道这不是李可的杰作。

从特安静的图书馆里奔出来，回到特安静的自己的房子，江明和衣躺在床上，胡乱地想着心事。

这些狗日的真不要脸，真他妈的不要脸，那么多人在安安静静地看书，他们也能旁若无人地羞辱我，素质太差，一群败类。咦，这李可怎么又出去了？看电影，还是去公园？他对女人那么感兴趣，也不腻得慌。

无所事事地乱想一通，时间就一晃闪眼而过。李可一夜未归。

“唿啦”一声，有人转动门锁，江明猛地被惊醒，睁眼的一刹那，晨光透过报纸透射到眼睛上，亮得刺眼。

夏季里的早晨，虽不是很热，可阳光很亮。

门开的一刹那，江明看清楚是李可。

“去哪儿了，昨晚？”江明本想起身的，转念想到自己还套着那条黑边网状内裤，便躺着不动，随意地问了一句。

“去公园待了一晚。”李可将钥匙掷在桌子上，小声地回答。看起来，他并不倦怠。

“和小雯一起去的吧？”江明试探性地问道。

“是啊，怎么了？”李可轻飘飘地反问道，一个倒地的姿势重重地砸向床板，“咯吱”一声，床板像散了架般，发出轻微的呻吟。

“今天要去医院报到，你去不去？”江明岔开话题，将床单往脖子上紧了紧。

“去哪个科实习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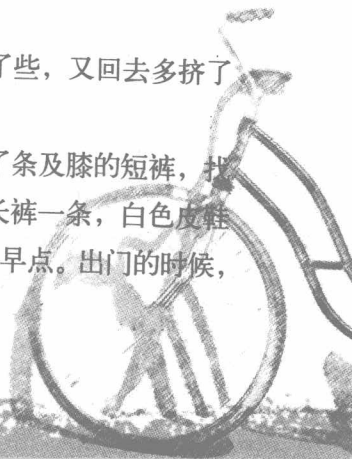
“皮肤科。”

李可撑着床板起身，拿了自己的牙刷，挤了厚厚的一层牙膏，晃悠悠地走到走廊北边的自来水池边。

江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褪下黑内裤，换上自己的内裤，再套上长裤，将换下的内裤放回原处，然后拿起自己的牙具，迅速跟到水龙头处。

准备刷牙的时候，江明发现牙膏挤得少了些，又回去多挤了一些。

洗漱完毕。李可穿了件紧身圆领衫，套了条及膝的短裤，找了才买的凉鞋穿上。江明也是T恤一件，薄长裤一条，白色皮鞋一双。两人一前一后下楼梯，准备去菜市场吃早点。出门的时候，



李可是戴着墨镜的，准备过马路时，又摘下了墨镜。车流不息，又没有斑马线，两人过得很小心，看到一辆疾驶的轿车将要擦到江明的时候，李可猛地推了江明一把，江明一个趔趄，差点没摔着。“这小子力气真大。”江明心想。

“昨儿过得甜蜜吧？”江明喝着豆浆，忍不住又说到这个话题。

李可看来渴得要命，三两下喝光热气腾腾的稀饭，又找老板要了一碗。

“无聊至极。在小花园里谈情说爱，被便衣给逮着问话，把小雯给吓得半死。”

“怎么，做了啥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“三更半夜的，什么是见不得人，什么是见得人？那叫‘情到深处身不由己’。”

明晃晃的阳光射在江明的眼镜片上，这样看过去，只能看到李可一半是脸儿，一半是平光光的一面墙，像《午夜凶铃》里被录像带夺魂摄魄后的样子。

“便衣怀疑你们是……那个什么？”

江明竭力用动作来表意，无奈肢体语言不太灵光，不过欲说还休的样子足以让李可明白他想说什么了。

“……把我们分开问话。小雯一开始准备撒谎，幸亏我告诉她照实说，不然就弄巧成拙了。那个便衣准备罚我们的钱，我说没钱，后来，又证明我和小雯是恋爱关系，就不情愿地放了我们。”

“然后……”

江明夹了一个豆沙包塞进嘴里，似问似不地问地引导着李可继续讲述昨晚的故事。

“那个便衣认为我们会离开，其实我们一直在那儿，四五点

钟的时候才走的。”

李可仰脖喝干碗里最后一滴粥，起身掏钱给老板。江明也伸手掏钱夹，被李可摁住。

也许是喝粥的原因，也许是天气的原因，江明跟着李可挤上公车的时候，发现李可的后背已经湿了一大片，汗衫紧贴在背上，像强力胶粘上的一样。

市一院皮肤科是一个特殊的科室，这里所有的诊疗活动都是在几间小小的门诊间里进行的。

皮肤科共有五名医生，其中三名是一院的正式医生，两名是分院过来的进修医生。对于这个市属三甲医院每天排山倒海的病人来说，皮肤科室显然寒酸了些。

实习医生有三名：李可、江明和林小曼。

林小曼是从中医学院过来的。她个子高挑，面容姣好，嘴皮子厉害，这是她给江明的第一印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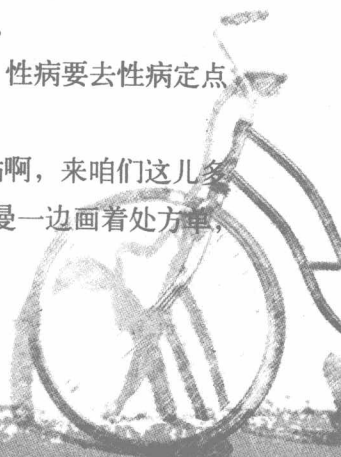
病人不太多，闲着没事，李可跟江明聊起天来：“来这几个人，医院吃什么？”

江明在刷杯子，冷不防林小曼从身后接过话茬儿，说道：“你想病人多啊，什么心态？”

皮肤科里最“值钱”的病是性病，李可希望病人满堂，难免有道德沦丧之嫌，被林小曼揶揄，也在情理。

“谁有那个意思？卫生局不是下发文件，性病要去性病定点医院机构诊治吗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谁想往那么大的牌子里钻啊，来咱们这儿多安全，鱼目混珠，谁知道什么病啊？”林小曼一边画着处方单，一边与李可争执。



说话间，进来一名稚气未脱的小姑娘。林小曼给小姑娘做了检查，然后做病史采集。

“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蒸过桑拿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林小曼还想问小姑娘什么，科室孙主任过来问道：“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有。”小姑娘回答。

一个问题，两种问法，结果便出来了。

李可和江明都在窃笑林小曼的幼稚，然而，这种幼稚透露出的也是一种纯真。

“林小曼，去给病人做个理疗吧！”李可看林小曼其实也挺可爱的，便想逗逗她。

“那有什么难的，不就是拿根棉签蘸点液氮冷冻疣体吗？又没有什么技术难度。”

全场哈哈大笑。

不过她说得也对；只是，就这么简单的一次尖锐湿疣的诊疗过程要收几千块钱。

六点钟下班，江明、李可和林小曼三人鱼贯走出医院，又并肩向同一地方走去。

第二章

在菜市场的白色居民楼下，林小曼向李可和江明挥手告别。江明很诧异，世界真的很小，林小曼竟然就住在附近。也许，林小曼经常从他们身边经过呢。

江明进菜市场去买菜。李可在菜市场外面的地摊上翻着有些破旧的《健美》杂志，他无法忍受菜市场里面混杂着各种烂菜的气味，所以，买菜的活儿就由江明承包了。

对于江明来说，买菜其实也是门艺术，那种异味对于他来说，是自然所赋予的最贴近人心的气味，没什么不能忍受的，而讨价还价又成为他体验成就感的特殊渠道。

江明边走边看边想着今晚该做什么菜。菜市场里不仅气味难闻，卫生也极其糟糕，也许是江明过于专心的缘故，一根菜叶混着积水在他脚下打了个绊，他差点一头栽下去。所幸他反应极快，迅速把握了重心，即便如此，高大的身躯还是像触电般前躬后突，眼镜也差点掉到地上。

江明走出菜市场时，手上拎着三个土豆、半斤瘦肉、四个鸡



蛋、两个西红柿。土豆炒肉丝是江明的拿手菜，李可没少夸过。

李可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着画片，被江明一声吆喝，不情愿地放下画册，和江明一起小心地过马路。江明有意无意地朝对面的白楼望了一眼，一辆“奔驰”从江明身边呼啸而过。

李可要来两瓶啤酒，问江明要不要来一点，江明很直接地拒绝，说怕脸上起痘痘，李可一人喝了个痛快。

房间不是很大，空气滚烫，电风扇忽忽悠悠不停地转着，李可的脸上、胸膛上开始“香汗淋漓”……

傍晚时分，太阳并不是很毒，折射到房间来只让人感觉到空气暖烘烘的，糊窗户的报纸也被照得红彤彤的，有一半窗户被江明打开了，偶尔会飘进来一丝凉风。

李可准备盛饭时，腰间的BP机响了起来，他看了看，代码是0。他对江明说道：“我去回个电话，你先吃吧。”

江明很疑惑，问：“谁打来的？”

“大概是小雯……”

楼下有一家公用电话亭，兼做百货生意，老板是母女俩。李可三两步冲下楼去回电话。

江明接了点自来水，又兑点热水洗了把脸，看到啤酒瓶里还有半瓶黄澄澄的啤酒，就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小口。他看过许多报道，说啤酒是液体面包，营养丰富，可他喝了之后觉得苦苦的，没什么酒精浓度，也吃不出“面包”的感觉。

十分钟后，李可上了楼。

“小雯找你有事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找我玩。”

江明照例趴在墙角的写字台前，铺开稿纸。他喜欢在饭后写点东西。

“晚上又要出去？”

“不，不出去，她待会儿可能要来。”

“啊？”江明有些吃惊，“她来，那我去哪儿？”

李可一脸无所谓，连扒几口饭，说：“到时再说吧。”

晚饭后八点刚过，就听到有人敲门。

江明还在写东西，李可躺在床上看杂志，房间里很安静，敲门声让两人都愣了一下。

其实，刚刚江明已经听到有人上楼的脚步声，只是，这是个公用楼梯，人来人往的，分辨不出这是谁家的客人。

李可反应很快，腾地就从床上一跃而起，迅速拉开了门。

小雯穿着一袭低胸黑裙，胸部被勒得紧紧的，白皙的乳沟隐约可见，长发披肩，脸上带着妩媚的笑。

“你们俩都在呀！”小雯先打了个招呼。

江明跟她不怎么熟，所以不想多说话，嘴里只是含糊地“唔”了一声。李可上前拉住小雯的手，说：“哦，江明待会儿要出去办件事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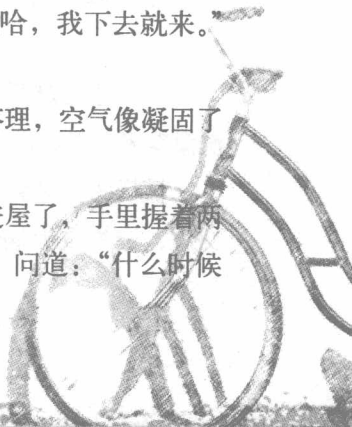
江明看了李可一眼，又含糊不清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说实话，小雯绝对是个美女，是那种长相很精致的女孩，身材也很棒，男人见了总会有几分心动。江明也是如此，可他内心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。

李可拉小雯沿床边坐下，对她说：“等我哈，我下去就来。”说完，便飞快地跑下楼。

江明和小雯在房间里干坐着，相互也不搭理，空气像凝固了一般。

就在江明起身准备去倒白开水时，李可进屋了，手里握着两瓶饮料。他递给小雯一瓶，又递给江明一瓶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



出去？”

江明来了个顺水推舟，答道：“我就要出去……”说着，步子就迈到了门外。

下楼时，李可追过来，塞给江明十块钱，小声地说：“录像厅两块钱看通宵，有空调，能睡觉。”

江明想推辞，可他知道李可不喜欢来这一套，于是也就把钱装到口袋里。

去录像厅是要经过菜市场的，走到菜市场的时候，闯着红灯过马路的江明不由自主地抬头看了看那幢白楼。夜晚的灯光都亮起来了，尤其是四楼的灯光，更为明眼。

在录像厅里，江明遇到了曾经熟识的男同学。

通宵连放，录像片是各个国家的成人片。

到了半夜，江明有些困了，便和衣躺在长凳上，将要入睡时，呼机响了。留言人是李可，说他和小雯已出门，让江明速回去。

深夜的街头没有了酷热，夜风凉凉的，人不多，江明独自一人经过菜市场，回到自己的窝。

打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原先干裂的地面已被洒了水，床上的薄毯整齐地叠在一边，床头的柜子上只剩下空的饮料瓶，窗户也被关起来了。

江明洗完澡，立刻就躺在还留有体温、体香的床上，拽过毛毯盖住身体，脑中想着李可和小雯会到哪里去。

一不小心就睡过了头，江明醒来时已经七点半了。用十分钟洗漱穿戴，再加上十分钟去吃早点，到车站时已经七点五十。

慌慌张张地到了医院。八点整在办公室开晨会，听夜班医生交班，分析重大病情。